



此外掛程式不支援

本期摘要

NEW 校園焦點**行政會報****陽明訊息****山腰部落格****課輔部落格****捐款芳名錄**

副刊專欄

9歲的科學實驗**山腰電影院**

相簿集錦

山腰部落格

[性別平等徵文 - 第一篇：真實](#)[現正收看 ➤ 你認識同志嗎？同性戀與我何干！](#)

你認識同志(註)嗎？同性戀與我何干！

從你出生到現在，你認識幾個同志呢？嘆，你一定很奇怪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呢？！根據研究，大約有5%-10%的人為同性戀，可是數數我們身邊的人，你有認識這麼多的同志嗎！不提異性戀者，就連許多青少年同志，在初接觸同志社團時，都有一種「長這麼大終於看到『同志』、找到同伴的感覺」。如果有這些比例的同性戀，那麼，為什麼我們看不見呢？

假如你不是同志，你怎麼確定你是異性戀的呢？電影《藍色大門》裡桂綸鎂飾演愛上同班女同學的高中女生孟克柔，有一幕相當令人印象深刻 - 她到處找男生跟她接吻，來確定自己是不是愛女生的。如果你不是個同志，對這樣的片段，八成會覺得好笑、不解、甚至荒謬；但如果你是個同志的話，無論生理性別是男是女，那樣疑惑、探索自己「真」是個同志的經驗，卻是似曾相識的。這是件很有趣的事，為什麼身為同志就必須確認自己不愛異性，身為異性戀卻無須確認自己不愛同性呢？

曾有人提出「暫時性同性戀」的說法，認為青少年期跟同儕關係密切，所以同性戀是暫時的，長大後就好了。反向思考，怎麼沒有人提出「暫時性異性戀」呢？那些從兒童期就感到自己喜歡同性的同志們，這樣說法對他們的經驗是多大的否定啊！

會有上述這些林林總總的現象，都是因為我們生存的世界有種假設，假設所有人都「應該」是異性戀，假設異性戀才是「常態」，所以同性戀是「偏態」，甚至是「變態」或「病態」。於是，除非證明自己不喜歡異性，才有可能是同性戀；於是，身為一個同志，面對自己經驗與大多數他人不同的「怪」，不是自厭，就是想辦法把自己藏起來，以免那個「怪」、那個非「常態」被指指點點。

這幾年，隨著《斷背山》、《刺青》等與同志議題相關的電影盛行，同志或同性戀一詞的能見度大大提昇，然而相較十年前我碩士班畢業時，在晤談室裡，我同志學生們的苦惱並沒有減少，他們仍然掙扎於自己的同志身份，在乎別人的耳語、擔心現身後被排擠、渴望感情卻有著擺脫不了的考慮與阻礙 - 如果喜歡上同學或朋友，便會像孟克柔一樣，擔心告白了連朋友都當不成；如果不是在同志場合認識的人，還得要一番試探以確認對方是不是也是同志，免得被拒絕就算了，還會遭人白眼；就連真的開始談戀愛，也得擔心在公共場合身體距離過近，遭人側目。有位同志朋友在初戀時，寫下這麼的一段話：「在陽光下，我們不能恣意碰觸彼此，連牽牽手都不行，我想，這是一段沒有太陽的愛情。沒有陽光，無法分辨思念的真假，愛情的深度，今夜，我很沮喪。」將心比心，一樣是人，一樣只是想愛人，為什麼多了個「同志」的身份，就變得這麼難？！

我有一名男性友人，他對同志處境非常同情，也非常支持，還會擔心他那失戀想自殺的同志朋友，然而一旦提及，在工作場所如果有同性跟他要電話或是對他表白，他就想要一拳揮過去，因為他覺得被騷擾。有趣的是，如果是異性對他表白的話，即使他對對方沒興趣，他也完全不以為意。差了一個生理性別，怎麼會差這麼多呢？

我曾輔導一名同志青少年，他被安置在基督教設立的育幼院，當他們的工作者得知他是同性戀時，竟然冒出他不應該跟男生住在一起而應該跟女生同住的言論，我為了挑戰他們的偏見而反問那他如果是雙性戀的話呢？結果得到更荒謬的答案 - 「他應該獨居」。

進一步探討，這些想法的背後，可能反映了我們對同性戀習而不察的恐懼，學術上我們稱之為「同性戀恐懼症(Homophobia)」，意謂著，對同性戀有著非理性的厭惡感與偏見。

由於報章媒體經常報導同志開轟趴，在裡頭雜交嗑藥或是感染AIDS，且經常是在夜晚活動，或是躲在公園陰暗的角落等，於是我們對同志產生偏頗的負面印象，好像同志都是很陰暗、很髒、很淫亂的。事實上，這是報導的偏誤，媒體往往挑腥羶色炒作，大多數同志並非過著那樣的生活，而且媒體也不會去報導好人好事或當選十大傑出青年的同志(就算當選人是，也不會承認自己是的)，更何況同志會在那麼邊陲的地方出現，我們何不想想是什麼導致的，其實大部份與受到社會的壓迫是有關的。試想，如果白天是不見容於同志的，自然而然，黑夜是最佳的掩護；如果當一個同志有那麼多的壓力，那麼逃避到性與逸樂中，也就無可厚非！

我在課堂上請學生依直覺提出對同性戀的聯想詞，幾乎每次都會有為數不少的人提到 - 「噁心」、「變態」，有些人的噁心是莫名的，有些人則坦言與聯想到男同志肛交的性行為有關，殊不知肛交不是男同志獨有，也不

是每個男同志都會採行的性行為。為什麼人會有噁心的感覺，常常是緣自於不熟悉陌生的害怕，再加上道德的評判。試想，如果我們現在看到裏小腳婦女變形的腳掌，應該也會有種說不上來的怪，同樣中年以上的父母，看到現今時下青年流行不對稱的髮型，總也覺得很難看。

因此，「常態」和「變態」的定義其實是隨著社會背景的不同而有所改變，同志根本無關變態與否，如果我們號稱現今是個開放多元的社會，卻為何無法接受異己呢？同性戀說穿了只是一份感情，一份想愛人、想被愛的感情，與異性戀的愛，並沒有什麼不同。

就我的觀察，隨著同志的能見度增加，因了解而支持尊重的人確有增加，然而，冷漠的人依舊不少，有些人會抱持著「同性戀是他們又不是我，與我何干」的心態，殊不知「同性戀恐懼症」影響的，不只是同志們的處境，也包括異性戀者的生活空間。

我們發現異性戀不知道如何面對同志的表白，好像一旦有人向自己表白，就擔心自己被認為是同性戀；我們發現男性友人會擔心彼此太過親密而被認為是男同志，因此在身體和心理上都和同性保持一種距離；我們也發現整個社會普遍對「陰柔」特質是嘲諷歧視的，甚至政府官員用「娘」來罵自己的政敵，這些背後都是擔心自己不夠男子氣概，源自對男同志是娘娘腔的偏見。其實這些對於性別僵化的思考方式，不只是讓同志處境受限，這也讓所有人處於不符合社會期待就會被攻訐的恐慌中。

在《放輕鬆隨性做(Relax, It's just sex)》這部影片裡，一名男同志在被一群異性戀男人嘲諷羞辱後，終於起身反抗，因而強暴了一名嘲弄他的男性。撇開行為的正當與否，我們可以感受到那名男同志背後強烈的憤怒，而這些憤怒，其實是源自長期處在「同性戀恐懼症」歧視壓迫下所受的傷害，「同性戀恐懼症」也是種無形的暴力。無論我們是或不是同志，但如果我們坐視這樣的暴力與壓迫存在，等於我們也認同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裡，可以用類似這種暴力強制別人該如何生活。何況受壓迫的一方忍久了是會反撲的，對於反撲的暴力又會造成另一波的反反撲。無論我們是同志或異性戀，難道我們希望生活在這樣仇恨與暴力循環的世界裡嗎？

假使我們認同每個人有做自己的權利，每個人有愛人與被愛的權利，每個人有不必害怕的權利。那麼同志族群的存在，對我們的社會剛好是一個啟示，也是一項禮物，它提醒了我們，我們在面對異己時(不單只對同志)，多麼容易陷入害怕與恐慌中，本能性地排斥或打壓與我們不同的個體。然而別人愛吃草莓，又不會妨礙我愛吃鳳梨，為什麼我要反對或阻止他呢？有某些衛道人士擔心，允許同性戀等於鼓勵與贊同，可能對青少年形成不良示範，我想說穿了他們是擔心這個社會變成同性戀多於異性戀吧，傳統的血緣家族關係就會崩解。然而如果我們相信，同性戀、異性戀不過是人類情慾愛戀的一種分類方式，而這樣的分類裡，其實也忽視了雙性戀者的存在。那麼，同性戀者的存在，永遠不可能排擠掉異性戀者的存在空間，即使有一天同性戀者多於異性戀者，也一樣要尊重彼此的不同，更何況這個可能性就目前的研究而言，都是偏低的。

在電影《再見曼德拉》當中，一名看守曼德拉的白人警衛桂格里，帶著女兒在逛街時，赫然見到白人警察對著黑人窮追猛打，面對小女兒天真的問「這樣公平嗎？」他無言以對，卻在內心裡萌芽，他不想讓下一代在這樣極不尊重人的暴戾環境下成長。在他勇敢地追求真理下，這才明白，黑人曼德拉帶領的要求平權運動，在言論被封鎖的環境裡被執政者扭曲成消滅白人運動，因為他不願在這個改變社會的機會中缺席，才冒被同為白人的威脅與鄙棄下投入一己的力量。

同樣的，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社會能更富民主精神，更尊重彼此的差異，更懂得相互友愛。那麼請讓我們對於「同志」議題帶著同理心來關心認識，而不是當作八卦來扒糞嘲諷；讓我們聽到錯誤、歧視或攻擊性的言論時，都能勇於挺身而出。不論我們是或不是同性戀，同性戀都跟我們息息相關的，因為同性戀可能是你、是我，是身邊的任一個人，因為他們或我們都可能在「同性戀恐懼」的威脅下壓迫他人，或是在為做自己的掙扎而努力著。

(註)「同志」一詞為男同性戀者、女同性戀者、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的統稱，指稱在異性戀主流性別文化下，所有受到壓迫的性別階級，且進一步較「同性戀」一詞除了指出性慾的傾向外，更具政治性的意涵、具有社會運動的認定，指稱所有認同志平權運動者，因此，異性戀者支持同志平權者，也稱為「直同志」。在本文中，同志與同性戀者較無指稱上的差異，會自由地交替使用。

<文/兼任輔導老師 吳健豪>

[←] [回上一頁](#) [⊗] [回到首頁](#) [↑] [回到最上](#)

 [關於電子報](#)

 [訂閱電子報](#)

 [聯絡編輯小組](#)

 [友站連結](#)

 [上期電子報](#)

Copyright (c) 2008 National Yang-Mi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

國立陽明大學版權所有·未經同意·請勿轉載